



佛講的止觀有兩種，一種叫依法止觀，一種叫不依法止觀。這個法是指甚麼？指那些經論裏面所講的義理。義理是甚麼？義理便是哲學了。(如果)義理都不是哲學，那甚麼才是哲學？經論裏面所講那些義理是法，這個法字，依法止觀，依着義理去修止觀，即如我剛才所講，這些叫做依法的修觀。

觀到有了結論之後，就不再觀，停了在這處，就叫做止，依法的止。當你的心止得久了，不耐煩了，就會亂了。你怕你的心亂，馬上又將你剛才那套東西(所觀的法)，重複又出現。快很多的，一出現之後，又取了結論，又止在這處，能夠做到怎樣？止的時間很多，觀的時間很少。這樣，再亂，又來。不過，你話這就很麻煩，不怕，你不要怕麻煩，很快的，「霎霎聲」(很快)好似不用想的，好似你腦裏面的觀念，一直重疊重疊的出現。當你由一個論(證)，即是由宗、因、喻得到結論，譬如你由邏輯，由大前提、小前提，得到結論，又再將這個結論作大前提，又做小前提，又得到結論，一直這樣開展下去。你初初就覺得辛苦，做下去，很快就過了。是嗎？

即是好似你們學跳舞，初初很辛苦的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是嗎？跳過未？如果做大學生，一定試過的。做久了，不用(數)的，行過去就可以了。好似游水那樣，推了他下水，(他)自然會爬的，何需要一、二，一、二這樣爬，那些是我們孫子學習時就是這樣，是嗎？不用的。不苦的，猶如游水，那時是很快樂的。那個時候，止觀是循環來修，修得多，屢次出現就在那個腦海裏面，熏習這個獨影境，所以說獨影境會有現量的。有些說現量一定是勝境，當你熏得多的時候，你入了定，入了第四禪去修，那時候，定心澄澈。定心澄澈，當你初初觀無常的時候，就要用比量、用思辨，辨完又要停，停完又辨，初初好像很辛苦，一熟悉了，一定是到第四禪，那時候心就很澄清。怎樣澄清？明鏡止水一樣。澄不要動，澈透到底的，這樣叫做澈。

那時候在第四禪，一想，一想的時候，「霎一聲」(極短的時間)，好似做(播放)電影那樣，那些前提、結論一路出現，不用你想的就出現，一出(就)出了結論在面前。初初很快結論在面前，未到，那時候還在第四禪裏面運用比量，那麼到最後，練習慣了，在定中裏面，第四禪裏面，一要觀的時候，馬上就有一個感覺，不需要經過那個前提的，不需要論式的，直接是一(起)感覺，你一提起，一切現象是如何呢？當你一提起的時候，你自然不用答的，就覺得那些現象是無常的，好似直接感覺那樣，謂之現量了，直接感覺到的。不用思維的，直接體驗到，那時候才是見道。那你見道之前一定要用甚麼？思辨，所以《中庸》講這個研究學問的方法，恰恰適用在佛家處，在唯識宗最適用。

「博學之，審問之。」博學，你們現在要學六經十一論，你要學，學不一定明白的，審問之，不是審犯人的審。審者，精細地、正確地，去問，自己不明白就問。問不一定要找誰人來問，去書籍裏尋求，尋求解答，還好過問人。問甚麼？你問龍樹，揭(翻開)《大智度論》去問龍樹，你查《瑜伽師地論》，問彌勒，查《攝大乘論》去問無著，那些答案最可靠的。與古人為友，現在那些老師多數都不行的，是嗎？我不肯問人的，我是問那幾個，及只是問太虛法師而已。其他的，我連問都不問，我知道問是「喲嘢」(不好的)，我不問的。我整天都問彌勒，整天都問龍樹，問無著，這些我相信的。

聽眾：???

羅公：我一查，他們立刻就答了。我問，我查一查，他們給我結論，即是答了我，是嗎？

古人所謂，上兜率天問彌勒，我看很多都是揭書(翻書)，揭到是這樣了，彌勒是這樣講了。是嗎？你說上兜率天問，答案未必有你揭書那麼正確。你說上兜率天，你怎知道你是不是自己幻覺？是嗎？你首先要證明我所說的是幻覺，不可信的，但是你揭書來問，肯定無幻覺，是嗎？最穩妥的。所以我有這樣的想法，古人所謂見某某、

問某某，好幾時他在經裏找到，找到，那些弟子問他，你這樣的答案如何得來的？彌勒菩薩講的，你再問他幾時見過他(彌勒菩薩)，是的，彌勒菩薩講的，經都有講的。那些弟子一傳就傳出去，就會怎樣？「我這個老師有神通的。」他(弟子)加油加醋，「他曾經去兜率天問過彌勒，彌勒這樣講的。」是這樣的。

我舉一個例子，昨日的事，昨日，能仁書院那個學訊，就問我取一篇文章，我就取了跟黃繩曾寫那篇《密宗綱要》(口誤，應為《真言宗綱要》)那篇序來交給他。因此，鍾應明(音)先生就問我，你是馮達庵的弟子，學密宗；王弘願又是密宗，你跟王弘願有甚麼關係？(我說)王弘願便是我師公，王弘願就是馮達庵的師父，我是馮達庵弟子，(王弘願)便是我師公。(他問)你跟他稔熟？(我說)我聽過他的課，怎會不稔熟？很稔熟就不是，聽過課。(他問)有些人說他有神通，是不是？我說不是。(他說)不是的，那些人說他怎樣怎樣神通。(我說)那些人傳說而已，是嗎？我亦未聽過我的師父說他有神通。我見到他是普通一個教員那樣，在黑板處寫字，並無神通。於是，(他說)那些人又說他很大的法力，我說那些人說而已。

好了，因此我悟到，(傳)播些所謂某某大德是文殊化身，又說某某大德是普賢菩薩化身等等，都是那些弟子加添下去。各為其師，即是有句詩，「各為其師說短長」(待查出處)，各人說他們(的師父)，未必可靠。所以，我們讀古人書，那些說某某是甚麼化身，(你)不要理，只是甚麼？你們熟悉了因明，透得過因明，你就接受。如果不能透過因明，你說釋迦老祖講的，「聞住先」(不接受)，是嗎？為甚麼？我要研究是了義，抑或是不了義，釋迦都會講不了義的，所以佛說都不是無條件接受的。好了，我講回這樣。依法止觀即是依義理去修止觀，就是我剛才講的，將義理在第六意識裏面，將你的三支比量，一直一段一段這樣下去，得到你所需要的結論。

當你一直這樣運用，當你在運作的時候，就叫做觀。運作來得到結論了，你就停了，不再觀，叫做止，這種止就叫做依法的止，那種觀就叫做依法的觀。如果你想見道，要修依法的止觀。還有一種不依法止觀，是甚麼？窺基大師和圓測法師，都是這

樣解釋。不依義理來修正觀，只依他的老師所傳的方法而修正觀，不是依據義理的。例如，有些人，窺基說的，觀着眉心，觀着觀着就會發見光等，這些就是不依法止觀。

你們很多人以為我修觀，觀到這裏整個放光的這樣，你以為是好事，窺基就說這樣是不依法止觀，他舉來做例，這些很初級的，你們不要以為是好的。又例如你們觀丹田，觀到發熱，以為很了不得，這些又是不依法止觀，這樣，他又這樣說。《解密深經》講，依法止觀是利根菩薩所修，不依法止觀是鈍根菩薩所修。[分段]好了，我今天是要講這個《西方要決》，你一定提出，有些叫做念佛止觀，修觀想念佛的，這些叫做依法止觀，(還是)不依法止觀呢？我知道有人想問，已經舉了手的。你說不是的，你先答我，是依法止觀還是不依法止觀？你先答 yes 或者 no。

聽眾：不依法。

羅公：不依法。我現在問你的理由，為何是不依法止觀？

聽眾：因為，即是如果以鈍根來講，就是可以這樣，但是如果你真正想見道，你應該是透過你的比量智去自己證知。

羅公：都對的，但是不完全對，都對的。

那你又不要說我誇大，如果我老羅修，是依法止觀。如果你修，就是不依法止觀。你不要生氣，為甚麼？因為我知道這套理，我是依理而修，我知道，我見到阿彌陀佛，是我心中的阿彌陀佛，但我知道，雖然是我心中的阿彌陀佛，但是他會有一種加持力，讓我作本質。我又知道這樣又不失為一種很好的方便，為甚麼它是很好的方便？我清清楚楚，我瞭解，所以我修，就是依法止觀。你就未瞭解，如果你瞭解，聽完這一本經，又懂得一下唯識的道理，那時候你修，就是依法止觀了。所以，同是一樣的觀法，又可以依法止觀，又可以不依法止觀。

如果我泛泛然來到講，你就可以判斷說它不依法止觀。所以，言非一端，義各有

當。你也是對的，如果你修的，仍然是不依法止觀。你現在修，都是不依法止觀。遲些，你修，你就是依法止觀。你說對不對？

聽眾：對。

羅公：對。所以同是一樣事物，同是一個斧頭，你拿去打劫又是斧頭，拿去破柴又是斧頭，是嗎？

你用來去斬檀香木，很值錢的沉香、檀香木劈回來供佛，都是個斧頭。止觀一樣，不過，你想修依法止觀，一定要怎樣？思辨，慎思明辨，博學審問。你現在就處於博學審問的階段了，然後，博學審問，博學之，就是聞所成慧；審問之，就是由聞所成慧，踏入思所成慧的階段。慎思之，明辨之，就是思所成慧的開端，是嗎？正式開端。督行之，督行的前階段，仍然是思所成慧，因為修所成慧要直接體驗，而且要在定中的，修所成慧。

佛家所說的修所成慧，是在定中，未在定中的時候，散心修的，是思慧來的。好了，我講回這樣，所以如果你學唯識，好似只是學義理而已，不是，如果你(只是學)義理這樣，只是取義理來修行，你都可以修依法止觀。如果你不修，就不是止觀。是嗎？如果你無這套東西(義理)做底，你修到七十歲、八十歲、九十歲，你都是不依法止觀。一味念「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」，他是萬能的，我死了，他就接我過去了，一樣是不依法止觀。明白嗎？這個不可不知的。[分段]我講到哪處？(己一)「十經勸多少」。己二，釋那十點。第一，「命有長短」，西方就命長，兜率就命短。講了，是嗎？

聽眾：現在才開始。

羅公：現在才開始？那麼釋，本來有十個主題在這處解釋的，是嗎？

我不分了，不要分得它太零碎，十個主題合成一個解釋。第一，不是，「十經勸

多少」，經者指佛經，佛經裏面勸人修，勸人修淨土的多，不是這處，己二不是這處（不是「十經勸多少」）。（己二）「一命有長短」，是嗎？第一，「命有長短」，西方就命長，兜率的命就比較短，這處誇大來講。「一命有長短者。兜率壽命只四千年。西方壽命。一百千萬億那由他阿僧祇劫」，阿僧祇即是無數，阿僧祇有兩個解釋的。一個就是無數，是一個形容詞，無數；第二個解釋就一個實義來的，是一個名詞來的。是很多種說法，普通是這一種，十的五十一次方，將十來乘十、乘十、乘十，乘到五十幾次，那個數就叫做阿僧祇。兩種解釋，任你怎解釋。總之，你不要理會這些數字，是嗎？很多，一百千萬億，即是將它來到計算，將經所講來到計算我們娑婆世界的日子。那我們不需要詳細解釋了，無謂去計算它。[分段]

第二，「處居內外」，怎樣處居內外？「兜率天宮。慧業若多。即生內處。親侍彌勒。慧少福多。即生外處。不見慈尊。淨土之中。一無內外。報雖優劣。俱是聖賢。」這是第二點。居處(即是)這個地方，處居內外，處居，這個(是)動詞，你所處所住的環境。如果兜率天，有內院、外院，彌勒或者就在內院處說法。內院之外，有外院，這個院不是一個花園的園，不是一個園子那麼細的，這個即是一個大的國土，世界的內部和邊區。兜率有內院和外院之分，極樂世界就無的。你看看，兜率天宮，就是這樣的，「慧業若多。即生內院」，如果你的慧，業就是我們行為，叫做業。你在這處修止觀都是業，這些都是作業，行為就是業，慧的業，與慧有關的業，能夠助長你智慧的。怎樣叫做慧業？

第一，由智慧指導的，由智慧發起，智慧指導的，叫做慧業。第二，這種事業與慧相應的一切行，就是慧業。第三，由這種業，這種行為令你產生更高的智慧的，這種業就叫做慧業。三種業都叫做慧業。如果慧業多，死了之後生兜率天，就生內院，去到內院就親侍彌勒菩薩。那如果慧少福多，那個慧業不夠，只是福多，你就生不到內院了，就生外院，就見不到彌勒菩薩。即是等於在娑婆世界，當時你一生就在印度恆河流域，你就可以見到釋迦牟尼。如果你生在中國，你就見不到釋迦牟尼。

「不見慈尊」，慈尊者即是彌勒，(慈)是意譯。彌勒 Maitreya，中國舊譯，譯音都是搞笑話的，把 Maitreya 譯作彌勒。Maitreya，Mai 他們譯作彌，treya 他們譯作勒。即是等於 brahman，譯作梵這樣，相差很遠的，舊時的人的譯音是譯得很不好。這樣，Maitreya 譯作甚麼？仁慈這樣的解釋，仁慈，他的姓氏就叫做慈，仁慈，所以叫做慈氏菩薩。有很多人就主張念彌勒，就不念彌勒如來，念慈氏如來的。因為慈氏，你還有個正確的觀念，慈，你會聯想到他很仁慈。彌勒，只得個音。你要很純熟的，然後才會覺得他就是慈氏。要經一重翻譯，在腦裏面。

所以舊時，太虛法師收弟子，他的晚期收弟子，皈依的時候，他叫做慈宗皈依。以前，初期他收弟子，除了出家人之外，在家弟子(法名)大甚麼大甚麼，大玄，唐大玄，唐大定，叫大的。後期，他就專弘慈宗，弘揚慈宗三要，即是〈彌勒菩薩戒品〉(《瑜伽師地論·菩薩地·戒品》)、《上生兜率天經》(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》)，還有一本甚麼？〈真實義品〉(《瑜伽師地論·菩薩地·真實義品》)，(他)專弘這三本的。他認為自己繼承玄奘、窺基的，叫做慈宗，他嫌人們批評就不用慈恩兩個字，彌勒即是慈，即是彌勒宗，慈氏的宗。他(太虛法師)在昆明的時候，我去昆明那間聖恩寺探望他。

我們的皈依證寫着慈宗皈依的，我問(太虛)法師，為甚麼你不叫彌勒宗，你叫做慈宗呢？又不叫慈氏宗，又不叫做彌勒宗，又不叫做慈恩宗，為何叫做慈宗呢？(他說)慈宗兩個字，容易叫一些，是嗎？彌勒，第一個音不是很正，已經很多經將它變慈氏了。所以，我用慈宗。不過，他(們)念就念，人人都念慣了彌勒如來，他(們)歡喜念彌勒如來，就念彌勒如來。他(們)歡喜改作慈氏如來，亦改作慈氏如來，任由他們了。慈尊即是彌勒世尊。「淨土之中」就無內外之分，「一無內外。報雖優劣。俱是聖賢。」雖然分作九等，九品往生，有優、有劣，但是一入到去，都已經是入聖賢之列。為何說他們是聖賢？

因為它無三途六道輪迴。[分段]第三，「境分穢淨」，所處的環境有穢與淨之

分，穢就是污穢了，淨就是乾淨了。「若生兜率內院。見彌勒尊聖會之境。能發淨緣。外院香華樓臺音樂。皆生染想。西方鳥樹(口誤，應為樹鳥)水網音樂。觸對六根。無非長道。」如果生兜率天，生到內院，見到彌勒尊，見到慈尊，在眾聖聚會之前，聖會之境，眾聖集會之處，他自然能夠引發很多，令我們得到很多清淨行、清淨慧的緣。如果生在外院，就弊(差)一些，為甚麼？

很多香花，又有樓臺，有很多音樂，而又淨緣不夠，可以令我們生起一種塵俗染污之想。如果生西方就不是了，西方那些鳥聲和水聲，樹聲。網就是羅網，羅網者即是甚麼？現在我們要看看甚麼？年初一的時候，對面海，置地公司那處掛了很多「ding ding dum dum」(裝飾)的羅網，是嗎？西方很多，陳設了很多那些靚的、光明的，用珠寶來串成的羅網，西方就很多羅網，彌陀經又說七重羅網。有音樂，這些音樂、羅網都會出聲的，所出的觸動你的六根，「無非長道」，都是助長你修道的道心，即是為何？那些流水聲和鳥聲都是令到你生起道心的，有一種感化的力，就說它說法。聲音會說法的，我們不要著迹，如果這樣就很機械了。風吹又是說法，流水又是說法，但是那種音樂的聲音，可能會引起你純潔的感情的。[分段]

第四，「身報兩殊」，身體，根身的報。佛家的果報，果報即是異熟。佛家的異熟果報，有正報，有依報。正報者，你的根身，你的身體。依報，依是住也，你所住的環境，即是物質世界，叫做依報。身報，這個身報是指正報了。是嗎？身體的報了。兩邊殊，殊即是不同，西方跟兜率不同。「天中正報。男女兩殊。更相染着。障諸道業。西方生者。皆是丈夫。於自他身。清潔無染。」即是說兜率天，他的正報，身體有男有女的。更相，男的看見那些女身，起淫心，女的見到男身，又會起淫心。染着，染者煩惱，指貪，因為是欲界，仍然有欲界的貪，欲界有淫念的。一起了這些欲界的貪就「障諸道業」，障礙你修道的事業。如果生西方就不是了，無女身的，通通是男子，因為他(們)蓮花化身，他(們)無女身。「於自他身」，你看見我又一個男子，我看見你一個男子，不會起淫念的，便「清潔無染」。[分段]



第五，第五這個正是唯識宗主要的解釋之一，種現差分。「種現差分者。若生天上。種現之惑俱行。但生西方。唯種永無現惑。」這個就是唯識的解答了，所以現在你一讀過這一句，現在的人又說帶業往生，又說對，又說不對，這些人全部都是多此一舉。簡直不懂，讀書少，少見多怪。種現就是現行，現行的東西。種就是種子，現行就是由種子顯現而成的。差就是不同，分就有分別，那麼怎樣呢？解釋了，「若生天上」，如果你生在兜率天宮，「種現之惑俱行」，惑即是煩惱的別名，貪瞋癡這些叫做煩惱，煩惱又有一個別名，叫做惑。種現之惑，種子的煩惱和現行的煩惱。譬如我是有惱怒的煩惱，現在對着大家，無理由惱怒、發惡，無理由的。所以，無現行，無這個瞋怒的心現行了，但是我的心裏面，我的第八識裏面，仍然含藏着瞋心煩惱的種子。

如果你現在馬上請一個人來侮辱我兩句，我會發脾氣的，臉都會紅的，那時候就是現行，是嗎？所以有煩惱種子，有時會現行，有時不會現行。如果你生在兜率天，那些貪瞋癡的種子固然是有，帶着這些種子生兜率天，裏面有煩惱種子，即是業種子都帶着了。你前世殺過人，殺人的業種子，你生兜率天都帶着的，難道就取消了它？是嗎？取消了它就不用生兜率天，在這處建立人間樂土。所以，那些蠢才，是嗎？

說要帶業往生就不可以，要消業往生，消了何須往生？世界上有如斯蠢人，不過，陳健民都這麼蠢，是你們的鄉里，你們的鄉里都丟你們的「架」(面子)。那麼生兜率天要帶着煩惱，帶着業，煩惱種子帶着去，去到有機會會現行的。你以為兜率天有一個彌勒菩薩教化你，就不會打架？兜率天裏面，有些人，天人會你欺負我，我欺負你。譬如一個天子見到一個天女，很歡喜了，另一個更權威的天子說我要這個(天女)。他們兩個就打架。生天，是三界，欲界，有(這些事)是正常的，無就反為不正常。你明白嗎？

這樣，佛經裏面有些講的，生在天有一個煩惱的？就怎樣？那些有威力的天子，時時欺負那些弱的天子，即是會欺負人的，大天欺負小天。還有，天裏面，(天子)有

很多妻妾的，很多天女圍繞着你。當你壯盛的時候，這些天女就跟你很要好的，當你將近死的時候，頭上一頂花的，有光芒的，你將近死的時候，光芒收斂，那朵花枯萎，那些天女看見這樣，走了一個，走了一個，走清的。佛經這樣講的，你去查一查《瑜伽師地論》。那時候，那些天人就很煩惱了，憂惱了，所以天都不是長久快樂的地方。還有就這樣，你無力的時候，那些有力的天子就欺負你，你無從報復的，有這樣的事。

還有的，兜率天就可能無這樣的事，如果生在忉利天，那些阿修羅走來打你的，那些天人整隻手臂會被斬，不過天人就很厲害的，斬下去那個化身，會再生的，就這樣的說，是不是，不得而知。總之，就這處講的，他(們)帶着煩惱，帶着業生去兜率天。因為他(們)帶着煩惱，所以一遇着環境有問題，他們就會起煩惱，一起煩惱就作業，有現行的煩惱，現行的業。這樣，有煩惱即是有煩惱種子，有煩惱現行。生到西方，就無這些大天欺負小天的事，無了欺負的事，而且壽命長。他又不會在臨死的時候，那頂花枯萎這樣，最低限度不會很快。還有，無女人的，又無人會走去搶你的。

(西方)無這些事，所以生在極樂世界，有煩惱種子，講明有煩惱種子，有煩惱種子即是業種子都有了，即是帶着煩惱，帶着業去往生。那個陳健民連這些書都不讀的，他就走去講淨土。幸好，他要來這處講，由招太太打電話給邵太太，邵太太打電話徵求我，我一於不准，我反對，你們叫他講是你們的事，我就反對。陳健民這個人都不懂的，為何叫他來講？邵太就答覆，羅先生反對叫他來。

聽眾：???

羅公：???他說帶業不能往生的，窺基就不懂?!他就懂?!人生在極樂世界，煩惱種子和業種子帶着去，但是它不現行，那些煩惱不現行，無機會讓它出現。如果生天上，就是種子和現行的煩惱，俱行，一齊。那麼是不是帶業往生?帶煩惱，何止帶業，整堆煩惱帶同去，連殺人放火的業都帶同去，(西方)凍結了(煩惱種子、業種子)，將來再受報。但將來，越凍就越結，越結就越凍，便沒

有報了，是嗎？好了，時間關係。這樣，讀這本書就有這種正見。最低限度，你們不會再說帶業往生又不可以，一定要找一個密宗法師替你消了一些業才能往生。他說他有辦法消甚麼業？我替你消了那些業。

-完-